

凌叔华小说

花

之

寺

虹影丛书



民国女作家小说经典

名誉主编



冰心

主编

柯灵

上海古籍出版社

凌叔华小说



编 选 杨 扬 江 雁

花
之
寺

虹影丛书

民国女作家小说经典

凌叔华小说

花之寺

编 选 杨扬 江雁

责任编辑 谷 玉

装帧设计 姜 明

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发行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开本 850×1092mm 32开 插页 4

字数 132,000

版别 1997年10月第1版

书号 ISBN 7-5325-2285-7/I·1161

地址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印刷 上海市印刷十二厂

印张 6.5

印数 1—6,000

版次 1997年10月第1次印刷

定价 12.90元

□ 序 □ 言 □

朽 灵

中国封建宗法制度及其社会的影响，绵延浩邈，几乎与中国的历史等长，而其中极其重要的构成部分，也就是妇女受难史。尽管如此，大公无私的缪斯女神并不曾忽略对女性的关注，在那样沉重的命运压抑之下，也没有扼杀女性绚烂的文学才华，只要我们略举几个名字，例如蔡琰、李清照、朱淑贞、陈端生，就足以说明问题。武则天是女皇帝，不是作家，但她也赋有强烈的文学细胞，从她的政治敌人对她公开讨伐的檄文中，能够撇开杀伤力极强的凌厉词锋，用文学眼光欣赏其中的文采，认为不用这样的人才是朝廷的失职。古今中外的统治阶层中，不乏雄才大略之伦，有这种雅量的，还不见有第二人。

女性文学世界的真正形成,是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毅然割舍经过几千年千锤百炼,公认为“至善至美”的文言,而引用“引车卖浆”者流的大白话来作文学这样精致的上层建筑工具,无疑是一场石破天惊的文化革命和社会革命。——就文论文,是否有必要对文言采取如此坚壁清野的策略,属于另一论旨,此处姑置不论,因为这场革命太重要了,是中国现代化工程必不可少的工序。发起和参与这场启蒙运动的,可以当之无愧地称之为先知、先驱、战士,而其中有不少女性,如陈衡哲、谢冰心、凌叔华、冯沅君、黄庐隐、苏雪林等等,就在这先进队列中。

白话文运动发生在古神州大陆,酝酿期却延伸到大洋彼岸。当时留学美国的胡适揭竿而起,提出白话文学的主张,却遭到周围朋友的反对,感到很孤独,唯一表示同情的是一位女留学生,胡适称之为“最早的同志”,那就是陈衡哲。她第一篇白话文学试作《一日》,发表于1917年《欧美学生季报》第一期,比现代文学史公认的新文学短篇小说开山之作,鲁迅的《狂人日记》还早一年。

也许我们还可以把年历倒转十轮,回顾一下在1907年慷慨成仁的女革命家秋瑾。她风神俊朗,是美人胎子,又是女诗人。她的吟咏多出于一时感兴,不是呕心沥血之作,她用白话文写的《敬告姊妹们》,是一篇政治宣言,却写得酣畅流利,锦心绣口,个别精彩的段落,完全称得上是相当成熟的白话美文。

从1917年到1949年,是新文学诞生后的第一个自然段,三十而立,已经成人了。女性文学世界和新文学是

浑然一体，同步成长，也已亭亭玉立。文学是作家人格、个性与心灵的感应，女性文学自有女性的特点，大而化之，按时间流程划分，第一代如陈、谢、凌等，以及稍后的林徽音（可惜她留下的作品不多），大都出生于仕宦之家，还是清末的遗民，有的留学海外，浥欧风，沐美雨，或多才多艺，或作家而兼学者，格调高雅清婉，上承古典闺秀余绪而别具“五四”新姿。第二代如丁玲、石评梅、白薇、沉樱、谢冰莹、杨刚、萧红、罗淑、草明、赵清阁、罗洪等等，由于世情鼎沸，国是螭蟾，襟袖渐染风霜，笔端时见忧患，有的直接投入左翼运动，献身理想。第三代登场，已在抗日烽火之中，情况颇为特殊。在沦陷区上海，出现了影响大小不同的女作家群落，竞爽一时。杨绛海外归来，蛰居“孤岛”，以两部清新优美的喜剧创作初试锋芒，已俨然大家气象。张爱玲惊才绝艳，造成“张迷”无数，至今绵延不绝。苏青把“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一语标点轻轻移位，变成“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轰传一时，又对女性独立生活一事，发为感慨：“我想想，我家连一枚钉子，也是我用我自己的劳力换来的，可又有什么意思呢！”（大意）由此可见其风格。称为“东吴女作家”群中，施济美可为代表。北平沦陷区，则有著名的梅娘，当时与张爱玲并称，曾有“南玲北梅”之说。

人事代谢，世代更新，“五四”的灯火辉煌，左翼的风云叱咤，抗日的血肉纷飞，转眼都成陈迹，而文苑岁月悠悠，女性文学世界的一代风华，有如雨过天青，彩虹横空，依然历历在望。

谚云“红颜薄命”，古代才女，几乎没有一个不是命运

奇苦。现代才女，也好不了多少。境遇坎坷，婚恋失意，才情横溢，生命苦短，不过是平凡的社会性悲剧，表明美妙的乌托邦还很渺茫，“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最不幸的，是满腔热血，投身革命，却被列名另册，放逐蛮荒，再回头已百年身。有的还不明不白，赔上了性命，不像封建时代的革命党秋瑾那样，活得轩昂，死得壮美，如诗、如骚，可歌、可泣。二十年代即已成名的陈学昭，到过赛纳河，饮过延河水，垂老还戴过“右派”帽子。三十年代的左翼女诗人关露，抗战中奉派打入敌伪阵营，成为一匹特洛伊木马，处境险恶，外界不明真相，目为民族败类，弄得声名狼藉；胜利后不但无功，反而以此涉嫌获咎，晚境困苦。梅娘受尽折磨，白头才得苏息。施济美守身如玉，本身的恋爱故事，缠绵悱恻，也逃不了“文革”大劫。……倘有当代学人，秉大公心，奋春秋笔，写一部“现代女性文学史”，以文事为经，人事为纬，史事为后景脉络，纵横奥丽，荡气回肠，一定大有可观。

令人鼓舞的是，现在中国女性文学，已如春草怒茁，绿遍天涯。不但大陆、香港、台湾俊彦辈出，卓有声誉的女作家、女诗人、女学者，足迹已遍于全球。她们的视野、感觉、人生体验、呼吸的空气都是新的。她们避免了重蹈前人的历史轨迹，直接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我们女性文学世界的前辈，当年筚路蓝缕，开荒播种，犹似玉树临风，现在至少已是祖母级人物，老成凋谢，健在者寥若晨星。“五四”元老中，只有冰心老人硕果仅存。一代典范，如岭上青松，历经霜欺雪压，高风劲节，愈见峥嵘。苏雪林老人，已到了百岁高寿，现在台湾，新写

的自传已在大陆问世。让我们为她们深深祝福,并向曾
为女性文学作出贡献与牺牲的前辈致谢致敬。

1997年8月16日

□ 编 □ 选 □ 说 □ 明 □

世纪回眸,如果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作一番新的审视,女性文学的崛起无疑是极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女性意识的逐步觉醒,女性写作的逐渐成熟,已成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走向现代化的一个显著标志,一道十分美丽的风景。进入九十年代以来,海内外研究界对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的研究日趋活跃,这是可喜的同时也是值得重视的现象。

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对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女作家作品的挖掘、整理和出版还很不如人意。有鉴于此,我们编选了这套既为专业研究拾遗补阙,又可供一般文学爱好者阅读欣赏的“虹影”丛书,自“五四”新文学运动至一九四九年止,在小说创作上有个性有特色的女作家均在我们遴选的范围之内,不同创作倾向和艺术风格的兼收并蓄,一些长期被忽视、被冷落但小说成就斐然的女作家则予以优先考虑。尽管丛书的篇幅有一定的限制,除

特殊情况外只能入选中短篇小说,我们仍力求尽可能全面地反映入选作家的创作轨迹,注意搜集其公认的代表作和未结集但成就甚高的佚文。对已有全集或文集行世的大家名家,我们也注重纳入体现其女性创作特点的作品,以显示与众不同的编选视线。每种选集之前均有编选者撰写的导读文字,简要介绍该作家的生平、行谊和艺术成就,对这些作家在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女性文学史上如何定位,也发表一家之言。

丛书的编选整理,基本援用作家首次发表或结集首版中的作品,严格尊重原作,保留白话文草创时期和作者的习惯用语;同时,还进行多方核对、引证,改正原刊的各种排印错讹,以期有别于目前一些出版物翻印旧籍,不作丝毫整理的粗率作风,为新文学作品的更好流播,作一些严谨的基础工作。

“五四”的新文化运动,给二十世纪的文学带来了蓬勃的新生命,同时也孕育了前所未有的女性作家的繁荣创作。她们以丰富的生活体验、深邃的人生思索、多姿多彩的笔触,倾注着对文学对生活的挚爱;她们的创作从稚嫩而渐丰满而渐成熟,犹如经历了新旧交替的时代风雨,冲破了几千年的沉闷,而终于横空出世,幻化出绚烂缤纷的七色彩虹,放射着一种生命的美。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道辉映着女作家们创作生命的彩虹,仍然投影于文学创作的苑囿之上,对今天的文学创作仍有着不可割裂的影响,而且我们相信,她们所贡献的才华和付出的艰辛努力,必将成为值得后世景仰的壮伟风景。我们将丛书取名为“虹影”,其象征意义也正在这里。但愿我们

这套丛书能成为这道“虹影”的缩影，让今天的读者尽可能真切地再睹半个世纪前的那道绚丽风景。

陈子善

1997年7月13日于上海

闺阁中的情感波澜

半个世纪前，女作家林徽因在给《大公报文艺丛刊：小说选》所写的题记中，称赞收入集中的作品“使认真的作者和读者两方面都高兴。这里篇数并不多，人数也不多，但是聚在一个小小的选集里也还结实饱满，拿到手里可以使人充满喜悦的希望”。在这些入选的作者中，有一位女作家是当时广大读者所熟悉并喜爱的，她就是凌叔华。

凌叔华(1900—1990)生于北京，原名瑞棠，笔名凌叔华、叔华、素心、素华。早年毕业于燕京大学。1925年1月10日在《现代评论》第一卷第五期发表小说《酒后》而成名，随后在《晨报副镌》、《新月》、《文学杂志》上发表多篇小说，成为二、三十年代具有代表性的女作家之一。1927年与北大教授陈源(西滢)结婚，婚后双双赴武汉大学任教。1947年陈源出任中国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常驻代表，凌叔华随同去英国。1949年后，凌叔华长期旅

居国外，1989年回北京治病，1990年病逝于北京。

凌叔华是一位二十世纪的多才多艺的中国女性。她随辜鸿铭学习英文，又拜缪素筠为师学习中国画。她的英文自传体小说《古歌集》在英国获得巨大成功；她的绘画展在法国、英国、加拿大、新加坡也同样取得成功。但在凌叔华的所有成就中，带给她社会声誉的，主要还是她的文学创作。在同时代的女作家中，凌叔华并不算多产作家，其一生的文学创作主要集中在《花之寺》、《女人》、《小哥儿俩》及晚年的作品集《古歌集》和散文集《爱山庐梦影》中。然而，依靠这为数不多的作品，凌叔华却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为自己赢得了一席之地，她是一位有自己独特风格的作家，她的创作体现了二十世纪中国女性写作的最初尝试。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女性的活动天地从来没有脱离过闺阁。她们足不出户，即便有所抱负，也没有机会施展才能。二十世纪以来，现代生活对中国知识女性的冲击之一，便是在这些中国女性的内心深处呼唤出一股无法抑制的寻求解放的欲望。她们再也不甘于困守闺阁，而希望到广阔的社会生活中去，与男性一道，分享社会的权益与义务；她们渴望创造，渴望用自己的才华装点一个美好的理想王国。凌叔华起步创作，便深受上述思潮的鼓荡，明显体现出二十世纪初中国女性寻求解放的自由要求。值得注意的是，凌叔华在表现这种女性追求时，极富个性色彩。她不像冰心那样将妇女问题当作社会问题来揭示，而是将它当作女性特有的心理活动过程来叙述。在其作品《酒后》中，女主人翁呼唤的并不是社

会革命,而是渴望人们承认她独特的内心活动的需要及其合理性。当然,这并不是说社会时代的踪迹在凌叔华的作品中荡然无存,而是说凌叔华更侧重的是二十世纪初生长在闺阁中的小女子不安于现状,不断好奇地探望外界生活的心理活动,这种心理特征的社会内涵,无疑是属于二十世纪中国的。

凌叔华虽被当时评论家们称为闺阁派作家,其实她并非只写闺阁生活,其创作风格更非囿于一格、凝滞不变。从她以后创作的题材及表现手法看,凌叔华的小说还是在稳步地发生变化。收入《花之寺》集中的作品,大都是早期之作,那些作品往往寻求一种戏剧性的表现效果,并不断促使人物之间的矛盾往高潮发展,一旦临近这种矛盾高潮,作品便戛然而止,给读者留下无限的惊叹和回味。而收入《小哥儿俩》集中的作品,如《搬家》、《凤凰》、《弟弟》等,则很少留有戏剧性巧合的人工痕迹,较多地揭示孩童心理的变迁,及描写日常生活中的凡人琐事,技法上显得更为圆熟,极尽自然之态,体现了这位女作家的艺术造诣。

凌叔华的小说写得饱满充实,即使没有在那个年代生活过的人,读她的作品,也能想象过去岁月中女人及孩童们的生活状况。一个作家的作品能够在半个世纪之后还能唤起人们的这种阅读感受,这说明凌叔华的作品是有生命力的,也预示着这些艺术品在历史的长河中,经得起时间考验。

为了让读者完整地了解凌叔华小说的风貌,更为了让读者了解中国女作家初始的创作,我们编选了这本凌

叔华小说选,其中包括了凌叔华各个时期小说的代表作,书名仍沿用其最早的小说选集的书名《花之寺》。

杨扬 江雁

1997年元月

目 录

序言(柯灵)——①

编选说明(陈子善)——①

闺阁中的情感波澜——①

酒后——①

绣枕——⑧

吃茶——⑬

花之寺——⑰

等——⑳

春天——㉔

小刘——㉘

李先生——㉙

杨妈——㉚

病——㉛

小哥儿俩——㉜

- 搬家 —— ①13
凤凰 —— ①24
弟弟 —— ①36
无聊 —— ①46
八月节 —— ①56
一件喜事 —— ①69
旅途 —— ①79